

國朝文類

三十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太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者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國朝文類卷五十七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賣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

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
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
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
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
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徃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
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
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
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
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
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陰補內供
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
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
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
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
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
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
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
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
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
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
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
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
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
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
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
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
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
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
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誤乙未元曆云
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
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
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
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
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
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
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
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為質公承問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殿世卽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徃徃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
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牌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
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
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
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
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
在東宮時熟知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
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
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與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
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
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
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
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
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
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
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
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

郭氏岵山世甯之孫三娶楊氏各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曾懷調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

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露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闡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至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矍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

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魏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丘山萬牛償且僮顧以根闌待豫章繫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祿將力挈一卮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

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替經綸於草昧之初一

謂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
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
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
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
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
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
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
蓋是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
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
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
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
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
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
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
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
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
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
明年京城不守遂屬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
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
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
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
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
兩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
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
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
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
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
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六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
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
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况
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
曰汝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
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
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
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
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 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
國人命實 陛下無疆之福 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
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
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
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
不能禁時 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
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
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
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
安統矣已丑 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
朝者多以冒禁應死爲言 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
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
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
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
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
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
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

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
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
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
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
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
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
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
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
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
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
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
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
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
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
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
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
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
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乎

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秦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突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土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

陷首將速不得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
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
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
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
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
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爲給贍其後攻取淮漢
諸城因爲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
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
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
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
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
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
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
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
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

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灌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

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

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

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
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
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
令擅自徵斂差可又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
等二戶出絲一斤以共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
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
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
斤已上以爲永額謂曰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
以利違者則已爲責矣吳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
行則下令凡有盜賊去處則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數以萬計及所在官吏
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
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
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
伴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
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
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
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勳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嘗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成
成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
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
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
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二十五萬民賴以安燕
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
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
房地基水利豬鷄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
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爲害甚大成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
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
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
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
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
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
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
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
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
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詣嶼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闢博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又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白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收

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與都刺合蠻秦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斷乎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泣相吊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壙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蘇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
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
逸曰希 曰希 曰希 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
姿英邁迴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
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
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
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
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右使衛士視之
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

舍晝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
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曆醫卜雜筭內
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
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
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
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堊公七年今丞
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
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
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
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 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變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壁堂堂維國之華 帝曰斯人天賜我

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於風雨指麾群雄罔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棟棟經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屍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庶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

三五十一

國朝文類卷五十八

一

臣

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正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寔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統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大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繒幣爲北觀需既行武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延轡南行即不詔自三公慨

八十一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二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賣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橐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

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
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
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
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
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
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峇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
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
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
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
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
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
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
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爲
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
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
土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
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
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
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
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
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已者至元庚
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
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
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
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
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者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
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
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
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
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
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
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
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探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
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拉與太醫馳往
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
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
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
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
月有旨命臣鑿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
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
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

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
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於顏間視富貴功名斂然退避若將有浼於
己者此其蘊籍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
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
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
職以復讎恥爲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
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
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
公姪爲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
權臣復久叨奇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
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
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
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徃徃不能
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
乖戾而民以寧李壇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
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
即日皆辭職而退

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畧使司我實土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前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定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壺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畱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即畱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弟莫之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止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棟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柱資德大夫湖廣等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澧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虎鴻超然異稟開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我旅把握韜鈴比鹿麋貔虎一日崇文正笏

國朝文類卷五十八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獄無歎傾謨協宸意事台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為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篲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橐鞬十嘗八九其在鈞衡整而非久整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竒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萬彙併蒙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萬彙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公今云亡

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
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後訪問治道一
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
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
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
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
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
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國朝文獻卷五十八

九

祖字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
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
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
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
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
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
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
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
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揀焚拯溺宜不可
緩盍擇人徃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
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蕭李侍郎簡
偕徃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剷除宿敝不期
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
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扈行

八國朝三類卷五十一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
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弊以安國便民爲務詔
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
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徃行詔卿比行謂
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
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
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
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
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
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
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
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
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蒞
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
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

國朝文獻卷五十八

十二

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立重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既至一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工部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士小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徃徃蔚爲時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勅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賴

三六十九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十二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重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案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寔差詔魯齋計公太史令王

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潛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必補綴之衣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元貞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
監劉廙次適集賢殿直學士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
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
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
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
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爲
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
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
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膾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大三百七十八

若寒士門無閭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瀚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摠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允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養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
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
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
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
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
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
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
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場休瀋慶廼發於公壬辰

大三百二十七

國朝文類卷五十八

十六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竒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
忘舖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
五六年剖劓按摩磊砢而直廉卓而輝涵積揉累
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
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
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
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
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

為賓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雋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絜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博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國朝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十七

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宜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曹似道駭遽請和屬

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蟻以款兵館畱真州籍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

啓曩自瓊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愧數也捷鏞館所斬垣檉棘
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
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曠
隱其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
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
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
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
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
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
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極宋隨以滅
然則懷茲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
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
終名節儉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
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
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
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
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
薰良猶茲題帖無負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

三十一

國朝系類卷五十八

一九

竒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
繼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辯以理爲主雄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嬾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實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千

來謂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
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
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掩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
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
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
魯緣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潛孰植
其滋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
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
鱗公雲達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
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繫操觚榮觀幽羈刪述
眎分名美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
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蒸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
之

三百一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二

